

丘 變

王州亦云著



I 247.4 /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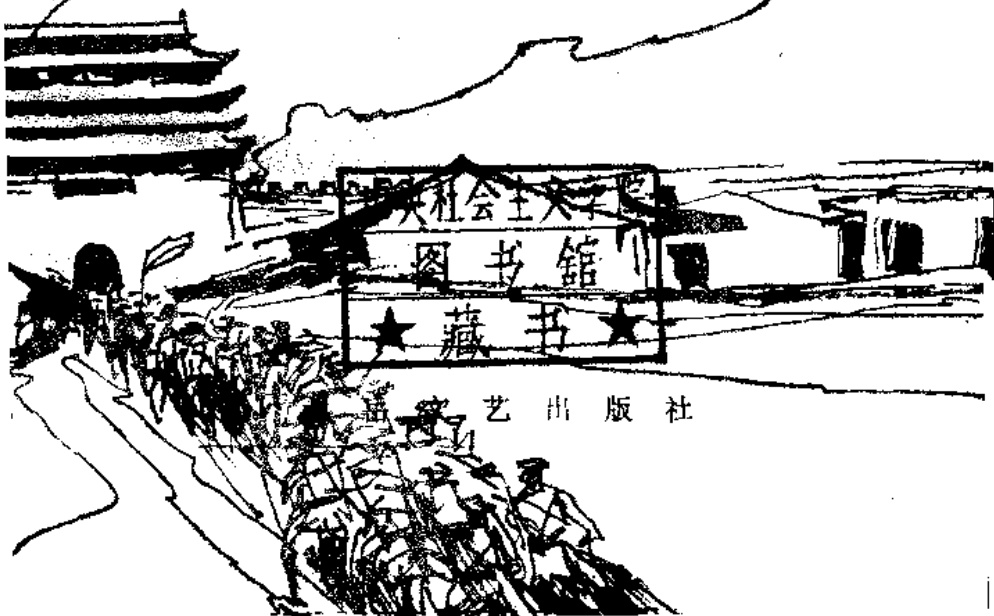
65240

兵 变

王树森 乔 云 著



200186663



人民艺术出版社

兵 变

王树森 乔 云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80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

书号: 10397·127 定价: 1.4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辛亥革命为背景，从有关史料中撷取真实而生动的画面，形象地再现了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清军少壮派官兵歃血为盟，发动太原起义等史实。同时，刻画了一批起义将士的生动形象，揭示了阎锡山等以武力挟持、窃夺军政大权，最终投靠袁世凯的内幕。既有血与火的拼搏，又有智与谋的较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目 录

引 子

- 第一回** 南桂馨晨访阎锡山..... (2)
众盟友聚会德胜园
- 第二回** 同盟会策动西安起义..... (11)
陆巡抚密谋调虎离山
- 第三回** 将计就计谋义举黄寓聚议..... (20)
偷鸡蚀米拜同庚陆龄夜访
- 第四回** 阎锡山密会张韶光..... (29)
错知恩初议都督事
- 第五回** 假遵命国梁公开离省城..... (35)
真武装继舟暗中搞发动
- 第六回** 张韶光执理明大义..... (43)
众同志公推曹司令

- 第七回 张韶光夜返太原城..... (48)
阎锡山怀揣缓兵计
- 第八回 曹司令军前陈义辞..... (52)
起义军杀进新南门
- 第九回 阎锡山脚踩两只船..... (62)
耍奸计坐山观虎斗
- 第十回 杨继舟舍身忘死铁肩担炮..... (67)
满洲城白旗招摇战事平息
- 第十一回 起义军武力摄群胆..... (71)
阎锡山初圆都督梦
- 第十二回 军政府组阁委新员..... (81)
阎都督架空曹司令
- 第十三回 贼喊捉贼趁火打劫..... (85)
虚张声势欺世盗名
- 第十四回 娘子关告急曹帅出征..... (92)
榆次站罢兵众议催粮
- 第十五回 张军需夜返晋阳城..... (102)
曹司令登临娘子关
- 第十六回 亲赴雄关阎都督居心叵测..... (112)
遣使晋阳吴统制忠肝义胆

- 第十七回 镇国公设奸计明升暗降 (121)
吴统制巧应付顺水推船
- 第十八回 石家庄黄吴畅叙革命情 (130)
太原城燕晋初拟联谊事
- 第十九回 娘子关双雄聚首 (139)
石家庄群奸勾联
- 第二十回 吴统制石城明陈义辞 (146)
马蕙田密室暗谋奸计
- 第二一回 势利小人因妒行刺 (153)
堂堂君子肝胆相照
- 第二二回 一代枭雄含恨丧元 (159)
独夫民贼东山再起
- 第二三回 杨继舟蔡庄壮烈捐躯 (166)
阎锡山临阵无端易帅
- 第二四回 临战易帅雄关失守 (171)
大兵压境都督北移
- 第二五回 黄河滩争食大鲤鱼 (182)
河曲县奇得神功炮
- 第二六回 翠香楼才设鸿门宴 (193)
包头城又闻冷枪声

第二七回 借尸还魂旧制复辟 (204)
偷天换日故态复萌

第二八回 借宴说梦阎都督别有用心 (213)
背孙投袁众官长随声附和

第二九回 吕侦探趣谈袁宫保 (224)
阎都督急请朱存明

第三十回 北攀新贵巴结袁逆 (229)
南压同党背弃民国

引 子

中华民族炎黄胄	地大物博文明邦
满清皇室昏无道	神州危殆满目疮
爱国志士齐奋起	前赴后继救危亡
西安义举奏凯歌	三晋人心大动荡
同盟分会忙运筹	新兵营里情激昂
满洲城头炮声隆	风卷残云伏魔王
旗兵降，天放亮	三晋历史谱新章

这节歌谣，名为《山西辛亥革命歌》。歌中唱的，正是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西太原暴发同盟会领导的新军起义，一举推翻清政府在山西腐败统治的故事。欲知此事始末细节，请看本书。

第一回 南桂馨晨访阎锡山 众盟友聚会德胜园

夏历辛亥阳春三月的一天黎明，薄雾笼罩着恬静的太原古城。古城内后小河一处戒备森严的四合院落仍沉浸在酣畅的梦中，唯有门卫偶尔跺脚换步的声音与古槐的阵阵幽香，时轻时重，时淡时浓，显得分外清晰诱人。这院落非属别人，正是清军驻山西陆军暂编第四十三混成协第八十六标统阎锡山下榻之处。

却说阎标统正在酣睡之际，听得门外有人连声喊“报！”不禁十分恼火，心里骂那勤务兵：不开眼的东西！不迟不早，偏偏惊了老阎的好梦！便没好气地吼道：“咋啦？丢了魂啦！”

勤务兵战战兢兢地说：“老爷，南……南大人来了，说非见老爷不可。”

阎锡山估计，这南大人，准是南桂馨。

南桂馨是八十五标军需官。八十五标驻防太原城外狄村，离阎锡山的住处有好几里。南桂馨清晨来访，必有紧急事宜商讨，阎锡山急忙穿衣叠被，开门迎客。

来人正是南桂馨。此君年约二十七、八，乃本省宁武县富户子弟。只因一九〇六年参加同盟会在朔县勒逼外国教会交纳煤税之争，触犯朝廷，被下令通缉，后经同盟会从中周

旋，东渡日本留学警官学校，与留日士官生阎锡山厮混颇熟，遂成至交。老同学见面，寒暄几句，南桂馨便在阎锡山对面坐了，开门见山地说：“百川，遣散老兵，需从长计议咧。”

阎锡山身材敦实，个头不高，眉棱突出，眼珠总躲在深陷的眼窝里转来转去。他原以为南桂馨清晨来见，必有什么大事，不免有几分紧张。待听到是老兵退伍一案，禁不住咳了一声。原来，这老兵退伍案，是前任山西巡抚仿照日本军队的办法，施行的所谓新式整军，即把老兵裁汰，招募年青兵士。此案虽未实施，但在军中传扬甚广，引得一班多年服役的老兵人心惶惶，不可收拾。身为统帅的阎锡山明知军心日乱，却漠然视之。他深知老兵一走，新兵必来，自己实权又不受分毫损失，故而只等巡抚令下，便要施行。南桂馨专此而来，实在是大惊小怪。因此，他躺在靠椅上，摩挲着光秃的脑门，漫不经心地问：“何以见得？”

“八十五标老兵都说服役多年，退伍之后既不会荷锄种地，又无资本去跑买卖，上有父母，下有妻小，何以养家糊口？他们认定退伍等于失业，都不愿走。大骂朝廷坏了良心。有的还声称与其冻饿而死，不如占山为王，立起杆子造反！”

“都是谁说的？”

“继舟。”

“继舟？”阎锡山不禁皱紧了眉头。原来，南桂馨所说的杨继舟，阎锡山十分清楚，他是八十五标二营八排的正目。此人年约三十来岁，早年留学东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回

国后在胶东与宋教仁密谋起义，被朝廷通缉，几经辗转，得以脱险后，受同盟会山西分会派遣，潜入太原清兵陆军模范队，明服兵役，暗在兵士中宣传“三民主义”。

这山西同盟分会，上承孙中山中华同盟总会领导，下扎根于反清志士和清军官长兵士之中，盖系阎锡山牵头。士兵中的一切动向，由杨继舟经南桂馨转告阎锡山，再报分会。而分会的所有布置，则由阎锡山经南桂馨传给杨继舟，再传到会员和士兵中去。这种秘密联系，使杨继舟的报告一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阎锡山见事态严重，这才挺起身子问道：

“佩兰，依你之见，这事该如何处置？”

“老兵既不愿走，也不可勉强。一则，老兵中多数是同盟会同志，分会理当关心其就业问题。二则，孙总理早有举事之命，倘若分散开来，一旦事发，恐怕就难以即时召集了。”

阎锡山微点两下头，然后说：“只是这退伍之事，系协统姚公鸿法亲自安排，陆巡抚几番督导，又挂着整军强兵的名号，你我岂能翻转！即便有韶光那样的笔杆子，再能写几篇文章出来，怕也无济于事！”

南桂馨对阎锡山的态度颇为不满。他狠吸两口烟卷，有些激动地说：“革命时至今日，诸同志五湖四海汇聚一处，历经了无数艰难曲折！我等岂能将保存革命实力置于脑后？目下，孙总理和黄兴公已在广州起义；四川的保路运动，业已酿成武装暴动；全晋大有闻风而动之势，君不见太原街头，处处都在议论纷纷？人心思变哪！”

阎锡山见他不像往常那般和顺，心想：这小子倒真动肝

火了呢！但他不露声色，只把眼珠转了转，改口说：“也不是非退不可嘛。关键是新兵一到，老兵未走，饷银给养有限额，连吃饭的事都费难哪！”南桂馨说：“办法总是可以想出来的。”“想办法？”阎锡山搔搔光脑壳，半天才痛下决心似地说：“要不，索性将老兵转到巡防队算了。”

南桂馨连连摆手道：“这怎么使得？那巡防队旗人控制甚严，且分驻平阳、大同、代州等地，同志分散开来，岂不是正合官府意图，等于自己散伙？”

“那……那……我就没有办法了！”阎锡山把身子向后一仰说。

“没办法？”南桂馨挺起上身，冲动地说：“依我看，君压根儿没把同志搁在心上！”阎锡山装出一副苦相说：

“你，你太冤枉人了吧？”南桂馨没有理会他，说道：“君若有诚心，就该替同志另谋生路。”

“实不相瞒，我是无计可施。”阎锡山摊开双手，然后又把双手收回说：“君素有智多星之称，何不献条锦囊妙计出来！”

“我有什么锦囊妙计？不过……”南桂馨端起茶杯，慢慢品着香茶，茶余半杯，这才平心静气地讲出一条深谋远虑的计划来。阎锡山听罢，禁不住连连夸赞道：“妙计，妙计！”……

春去夏过，转眼已是中秋月夜。太原察院后德胜园饭庄窗明几净，华灯辉煌，宽敞的餐厅里，两排十张圆桌铺排整齐。每张八位，张张满座，山西新军精英济济一堂。首席就坐的有，八十五标军需官南桂馨，警察公所缉探队正目吕

林，八十五标二营正目杨继舟等八位。其余各席，尽是本标的官兵兵士。诸君任职各有高下，所属军、兵种体系又有不同，但因都是同盟会员，革命同志，拜把子弟兄，在这酒席宴上，也就平起平坐，不分彼此了。

宴席十分丰盛，除了中秋月饼，各色糕点，瓜果梨桃之外，另有老白汾、竹叶青等几种名酒，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等几十个大菜，正是杯盈盏满，色味俱佳。这些平日饿惯肚皮的头目和士卒们，真是大饱口福！他们猜拳行令，往来敬酒，你谦我让，好不谐调。酒至酣处，总管南桂馨站起身来，手把酒杯，清清喉咙，朗声说道：

“诸位同志，这八月十五，自古以来是我华夏万民喜庆团圆的佳节。然时至今日，朝廷腐败无能，列强肆虐妄虐，放眼神州，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我中华已处在瓜分豆剖的危殆境地。可是，昏庸的朝廷却拱手让主权于洋人，残酷榨脂膏于万民，就连我等赤心报国的老兵也毫不宽容……时局如此晦暗，当朝如此无道，这中秋佳节有何可庆？我等又何以饮下这杏花美酒？”说到这里，他那举杯的手禁不住悚悚抖动起来。

“南大人，难得自家弟兄聚在一起，你就真枪真弹，痛痛快快地说吧！”杨继舟和众弟兄催促道。

“好哇！”南桂馨加重语气，铿锵有力地说道：“诸位同志，当今国难深重，黎民辗转，有识之士，无不终日寻求救国之道。我等今日宴会聚义，旨在肩大义、赴国难、驱列强，实行三民主义。现在我提议，为我中华父老家家欢合，中华河山破镜重圆，干杯！”

“干杯！”“干杯！”一时间，觥筹交错，群情激昂，大厅里震荡着慷慨豪壮的声浪。南桂馨把杯中汾酒一饮而尽，昂首说道：“诸君若问，何不见阎统带、黄统带赴宴呢？请容佩兰声明：君等虽未到席，然此宴系两公主办。仆虽总管，乃为同盟山西分会奔波。自古宴席当师出有名，今日之宴，概因近来风传老兵退伍，诸同志坐卧不宁。今日借此机会，正告诸君：这退伍案并非风传，确系实事，并且已成定局！其原因有二。第一，清政府看咱老兵油水已经榨干，留着无用。第二，清政府见革命势力日渐发展，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便妄图借机将我革命同志拆散，以此毁我革命大计！为这事，标统黄、阎二君，已然上谏几次。无奈巡抚协统非但不纳，反而如同霸王의 弓——越拉越硬了！”

“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军营不容叫我等何处安身？”

“这巡抚老儿，有朝一日，非抽他筋，剥他皮不可！”

“别嚷，听南大人说！”杨继舟话音刚落，吵嚷立时平息。

“诸君所言极是。此等不顾黎民死活的官宦，实在该杀，只是如今时机未到，不可盲动。眼下当务之急，是安排老兵退伍事宜，保存革命力量！”南桂馨这么一说，真如同泼下一桶冷水。席间同志全都瞪大了眼睛：这是搞什么名堂？出尔反尔。说了半天，还是非退伍不成？

南桂馨拿眼扫视一圈，众人的神态一目了然。他心平气和地说：“弟兄们，伍是非退不可的。巡抚协统已经说了：此事决不让步！”

“再寻他们说去！”众弟兄一哇声吼着。

“再寻十回也白搭！巡抚协统铁了心了！诸君莫把希望寄予他们身上了。可他官府不管，还有咱山西同盟分会哪！如今，阎、黄二位大人已给诸位退伍弟兄寻了条活路——分会计划在绥远后套置买田地，兴办农庄……”

南桂馨话未说完，满座鼎沸，人们如同滚油锅倒进冷水一般，爆开了：“这叫什么话！发配边关屯垦，拿俺们当囚犯看待？”“也亏他们想得出来，买田置地，钱从哪来？”

“唉，人心隔肚皮，难猜哪！”“俺们也不是毛娃子，用不着这么鬼哄！”

“喂，诸位莫吵！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杨继舟呼地跳上板凳，声色俱厉地吼道：“南大人的话还没说完，就发混啦？住嘴，都给我住嘴！”

杨继舟在板凳上一阵吼喊，餐厅里顿时寂然无声了。

南桂馨接着说：“到绥远后套办农庄，是离太原远了点儿。可革命大业，得从长计议呐。办了农庄，退伍弟兄聚在一起，将来一旦举事，方可召之即来。再说，种地打粮，也能积攒些给养。至于买地的钱，无需诸位操心，会里已在筹措。此外，同盟分会拟在绥远至太原沿途的大同、包头、忻州、代州，开它几处店栈，一者供诸位往来歇脚，二者联络省内同志。如此摆布，诸君以为如何？”

“噫，这么说来，倒也合适。”

宴会重现欢腾气氛。南桂馨、杨继舟便举杯信步，到每张桌上交杯话别，互祝珍重：“不驱鞑虏，誓不为人！”

“民国不立，死不瞑目！”“养精蓄锐，以求一逞！”

正在这时，一个头目把三尺白绢递给南桂馨。南桂馨郑

重接过，大展开来。他逐桌巡回一周，返到首席，仪态威严地说：“我等义气相投，共谋革命大计。这雪绢书我八十位弟兄结义誓言，不知诸君意见如何？”

“快快念吧！”众人齐声道。

南桂馨拉开嗓门，抑扬顿挫地念道：

“盟曰：

时逢宣统，岁次辛亥。朝廷无能，国难日深。我辈离乡背井，为民请命，东西凑集，聚首军前。缘义气之相投，结异姓之兄弟。自盟日起，协力同心，为革命先导，尸山血海，誓不退避。早晚弟兄中有不幸，或被害，或阵亡，在世弟兄必当共敌其仇，终其未竟之志，并将所遗父母妻子，共为抚养。如母者母之，如子者子之。海枯石烂，毋渝此盟。皇天在上，当为中证。

辛亥年中秋之夜 盟

南桂馨念罢，热泪盈眶。席间弟兄亦情动于衷，一时间，喊声如潮水一般涌起：“写上咱的名字！”

“先写我！”

南桂馨率先执笔，在兰谱盟曰空白处，写下了他祖宗三代的姓名，别字，年龄和籍贯。其余弟兄，按年龄长幼，顺次书名，雪绢墨迹，淋漓醒目。

书名完毕，杨继舟从腰间抽出一把亮铮铮的匕首，挽起左袖，照着大臂就是一刀。鲜血顿时涌出，滴入酒碗里面。